



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着
一批笔者抢救回来的珍贵文物

22年前 我与盗墓贼的 一次交手

□廖伟

国庆假期即将来临,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(又名重庆博物馆)又会成为市内外游客的热点“打卡地”。在博物馆超过十万件馆藏文物中,也有笔者从盗墓贼手中抢救下来的一批文物。算算时间,已过22年了。

拍买到300万美元。

3 我从盗墓贼手里买下文物

我问老李,是否可以介绍文物贩子认识一下。没想到他很爽快答应了。他说,正好有几个盗墓的有货要出手。我心里急了:盗墓犯罪,买卖文物违法!决不能让国家珍贵文物流失!

我立即向分管记者站的负责人电话汇报,负责人随即请示重庆晚报总编辑石刚,同意买下这批文物,最好能借此打入盗墓团队进行暗访。随后石刚总编辑亲自打来电话,要求保护好国家文物,并且反复嘱咐注意安全,如有危险立即与当地警方联系。我和小刘马上行动起来,把采访证、照相机、手提电脑等寄存在酒店前台。

第二天晚上,大约8时许,经老李引见,一中年男子来到我们住的房间。经过一番“审查”,中年男子掏出手机通知“把东西送来”。不到10分钟,一瘦高个男子提包到来。他从包中变魔术般地取出了10余件陶器和1个铜碗、1个青铜灯。陶器中有狗俑、猪俑、“吞口”(镇墓怪兽)、鸡俑、碗等,告诉我这些东西“全是汉代的货色”。

我装模作样仔细挑选一番后,买下两个陶碗,但对其他的东西表示不满意。中年男子说:“还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,明天送来。如果不是铁哥们介绍,你连我都看不到。”

次日一早,中年男子又带来了两个年轻人,其中一个戴眼镜。“眼镜”对我保证说:“这批东西都是汉代青铜器,不上级别不要紧。”他把带来的10余件铜锈斑斑、泥土累累的青铜器摆在地上,指着其中一尊得意地说:“你看这兽头,你看这造型,真资格的国宝,至少国家二级保护文物!我都买成5000元。”他又拿出一对勺子说:“这是前天才出土的,鎏金,极为罕见,1000元不亏。”最后“眼镜”报价:“14件,一口价,两万元!”

老李凭着经验,认为这些物品的确为汉代文物,于是我与对方讨价还价,最终以1.2万元成交。清点所购物品,共有青铜钫壶1个、青铜鑑1个、青铜罐1个、矛头1个、碗1个、勺2把、镜4面、鎏金泡钉1枚、陶碗2个。

交易成功,看对方十分开心,我便提出希望跟他们一起去盗墓现场看看,如果挖出了好东西也可以立即买下。没想到此话一出,来的三个人脸色骤变,也不再搭理我,收拾东西慌张离去。

见我惊愕,老李才告诉我,是我的话犯了大忌:“这样的要求是不能随便提的。”果然,老李再打对方的电话时,已经打不通了。

事不宜迟。第二天,笔者带着文物请教了万州博物馆和万州区文管所的专家。专家们初步认定:这些文物大部分为汉代真品,其中的青铜钫壶应为国家珍贵文物。

9月8日,经重庆市文物鉴定组的刘豫川、邹后曦、申世放、胡昌健和徐慧等专家鉴定,7件为汉代真品,其中一件至少是国家三级文物。重庆晚报领导当场决定,将这批文物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。9月11日,市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。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、市文物局副局长王川平在仪式上高度评价报社保护文物的举动,称赞记者在履行新闻职责的同时,表现出了保护国家文物的高度使命感。

1 私人库房藏数百件文物

2001年7月,我被重庆晚报派往万州,担任驻库区记者站记者,负责库区新闻报道。当时,随着三峡工程的推进,文物抢救性发掘工作也加快了步伐。为保护三峡珍贵文物,国家和重庆市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。全国数十家考古单位、数百名考古专家、上百个考古工地同时开工,日夜辛勤劳作。三峡库区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。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振奋人心,一件件稀世文物重见天日。

知道我对考古和文物保护一直有极大兴趣,万州朋友小刘便建议我到奉节走走,他有一个朋友老李是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企业家,也是一位文物收藏达人。

9月底,我和小刘到达奉节,老李热情接待了我们。晚上他请我们吃火锅,交谈甚欢,几杯酒下去,邀请我们去他的私人文物库房看看。来到他的私人文物库房,真是大开眼界——陶俑、陶狗、陶猪,青铜鼎、青铜剑、青铜编钟残片,琉璃、玛瑙、玉佩,花瓷碗、青花瓷碗、大瓷花瓶……随便拿出一件,都有上千年的历史。拥挤的房间里,密密麻麻摆了数百件文物。

老李告诉我,像他这样的收藏者,还算不上“大户”,当地用数百平方米房间储藏文物者已不是个别。据我了解,当时奉节县文管所的文物库房仅100余平方米,巫山文管所文物库房也只有60平方米。老李透露,仅奉节县城的文物收藏者,就有一两百人。

整个三峡库区,究竟有多少这样的“爱好者”?又有多少文物流失在他们手里呢?相信这会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。

2 私人收藏文物从何而来?

众多文物从何而来?“盗墓!”——“收藏家”告诉记者:三峡库区是文物富集区,且品位独特。从200多万年前前的巫山人,到繁盛的旧、新石器文化……各种文化在这里融合。随着库区文物的抢救性发掘,大量盗掘现象也随之出现。

当时,库区的许多“收藏家”是当地名流,他们有固定的供货来源,也有固定的销售渠道,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。巫山县警方在2001年9月初,历时半年破获一宗特大贩卖文物案,主要犯罪嫌疑人曾某就是一家大酒楼的老板,他以正当生意为幌子,暗地里长期非法盗掘、贩卖三峡文物。警方仅从其家中查获的各类文物就有500多件,其中有国家二级文物10件!

1997年,奉节县曾有收藏者以几包化肥,向农民换得一棵保存完好的出土汉代摇钱树。据称,这种堪称“国宝”的摇钱树,价值上百万元。而外地“收藏家”则长期在宾馆租房,坐地收购。巫山县的一棵出土摇钱树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流出了国门,后来在美国被



记者当年采写的保护三峡文物的报道

文物流失 触目惊心

延伸

没能深入盗墓团队进行实地暗访,这让笔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随后,笔者就此展开了对库区文物盗掘和文物流失现象的深度采访,并推出特别报道《触目惊心——三峡文物流失 亟待各方重视》,报道引起了社会和文物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。笔者在报道中披露的一些案例,确实让人触目惊心——

2001年,湖南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对万州吊嘴汉墓群进行发掘时发现,21座汉墓中竟有20座已被盗墓者“光顾”,大量文物已遭毁灭性破坏。时任奉节县文物稽查队常务队长在说起盗墓贼时异常愤怒:“白帝城后的紫阳坡山上就有无数盗洞,这都是盗墓贼留下的罪证。”

“要想富,去挖墓,三天就成万元户”,这句民谣在库区一些地方流传。盗墓贼主要是一些当地的不法人员,他们熟悉地形,常常在踩准点后,进行破坏性挖掘。考古队要花几十天时间发掘的古迹,他们只要几天甚至一个晚上就“搞定”。陶器、金属器物等在他们眼里有价值的文物被洗劫一空,具有考古价值的古迹被破坏得千疮百孔。奉节县上关遗址属A级,先后发掘出三峡地区最大的战国墓群和大面积宋城,但在考古队进入前,已有不少盗掘者先行“报到”,使大量珍贵文物遭受毁灭性破坏。

一位“收藏家”两年前在乡下花200元买了一担汉代陶器。他回忆说:“那是一个贵族墓,起码挖出了几百件陶器,很多器物被敲得稀巴烂,墓里堆了一尺多厚的烂陶片,我看到也好心痛。”2001年8月,几个盗掘者竟打着大学考古队的旗号,大摇大摆在万州武陵进行“科学考察”,一夜盗掘走大批文物。待公安、文管部门赶到时,“考古人士”早已逃之夭夭。

另一股暗流则是公开的秘密,除了盗墓者、贩子和大大小小的“收藏家”外,一些“有关部门”的人士也把目光投向了三峡文物。笔者了解到,库区某县不少机关干部也热衷收藏文物,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收藏文物的“爱好”已不是秘密。一位干部退休以后,通过文物买进卖出吃价差,成了一方知名的“收藏家”。

文物管理部门内部也暴露出问题,万州区天城文管所前所长就因盗卖文物身陷囹圄。1996年,张建任天城文管所所长,一位朋友提出希望弄点文物收藏,张建便陆续“弄”了一些文管所保存的字画出来,并获得了报酬。屡屡得手和缺乏监管,让张建胆子越来越大。到案发时,张建共偷盗文管所库存器物、字画等三峡珍贵文物40件,其中国家三级以上文物15件,获利数万元,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。令人吃惊的是,张建的东窗事发纯属偶然:张建的朋友请人参观家中文物,其中一干部曾在天城文管所任职,看到中间居然有文管所的库存文物,于是便报告了有关部门。张建的罪行败露后,公安机关仅追回14件文物,大部分文物已下落不明。

近年来,我市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,盗掘和非法买卖等违法行为已得到有效遏制。种种迹象表明:管理和打击力度,绝不能有一丝松懈。

(作者系重庆晨报副总编辑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报社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文物



汉代青铜钫



汉代青铜鑑



汉代铜罐



汉代陶碗